



鍾怡雯

58. 2. 13. 生

廣東梅縣人

師大國文系學生

作品／

曾獲

全國學生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

西子灣文學獎散文組佳作、新詩組

首獎

星洲日報文學獎散文佳作

師大文學獎散文，新詩首獎

迴音谷

散文組第三名 鍾怡雯

路在奔跑，山撤退。山外有山，天光在山巔徘徊。

窗外的樹林排山倒海。山徑如蛟，在綠洋雲海間翻騰隱埋。這樣的景象十分熟悉，千百年來不斷在文字與墨彩之間運轉變化，一旦落實，卻又似夢幻與現實重疊，讓人疑幻疑真起來。

深山莽林原本是神話和故事的子宮。此刻，我正在尋找的旅途中。老人與狗、木屋與山羊，那是孤絕的意象、童話的素描，靜靜的鑲嵌在山與山的指縫間，她名為迴音谷的家園。此刻她卻十分沈默篤定，遠眺高山白雲。

群山的線條剛毅嶙峋。在山野長大的人也一樣挺拔、軒昂和不羈。令人費解的是，她的眼神如兩把利劍，冰冷不帶感情。初與她同室共處，摸不著她的脾氣，是在那個新春舞會狂歡夜、宿舍獨留我倆守空房的晚上，意外的發現她剛強背後糾結的悲傷。

「從我懂事開始，怨懟就像胎記一般附在身上，我恨死了，小小的心靈不平衡。落雨天，同學都為爸爸媽媽會打傘駕車來帶他們而興奮。我每次打從課室的門口望見一雙褲管高捲的赤足，急急踩過校園的積水而來，心裡總是一沈。故意慢吞吞收拾、拖到最後一個，還是讓同學撞見，說阿公真疼妳。我咬牙忍聲。後來知道是我父親，笑我，他當祖父倒更合適。」

她熄燈。「事實上，」黑暗中她飄著靠近床，「他是我養父。我應該感激，他很疼我。該怨的是那對遺棄我的父母。」
「妳後來沒有再見過他們？」

「沒有，也不想。他們生下我，就像吐顆核籽在地上，發芽或死亡全看著我的造化。上天垂憫我，讓我活下來，又給我一片仙境一樣的地方。也許是補償吧！總之我要活得理直氣壯，比任何人更堅強。」

黑暗中，那低抑的聲音沈著堅韌，像一頭擇人而噬的獸。忽然我手上一沈，她從斜對角拋來一顆芭樂，我幾乎從椅子蹦的蹶起，不由得輕叫一聲。那把烏黑的長髮背對我，月光下潤亮。

她口中的仙境就是迴音谷。

述及那兒的山川草木，她的銳角軟化，眼神不再下霜。五月的校園如一座熱鬧的小城，綠在撒野，陽光不再東躲西藏，大大方方的亮相。麻雀愈叫愈響，鳳凰花也長了無數豔紅的翅膀，急著要飛到那遙遠的地方。我決定造訪她的故鄉。顛簸轉緩，地勢似乎漸趨平坦，人如乘舟御風，恍惚間車止、聲靜。車窗外的老人白髯迎風，他身旁那隻灰黑山羊彎角如弓，年紀和他相當。老人不動，衣襟飄然。脚下的忘憂花開成海。

她彎腰摘下一朵，我正想湊近，忽的一個踉蹌往前傾，左肩被猛的一拍，「到了！」她輕身一躍，腳跟著地，啪的一聲脆響，像和久違的土地擊掌相見。

隨著一陣窸窣、幾聲犬吠，竹林鑽出一隻龐然大物。我瞎了眼，這是狗？外貌毛色的確像到處都可見的土狗，體型卻魁梧得令人倒吸一口氣。更荒謬的是，牠叫「狗仔」——「打從小不點兒起就這麼喊，改不了口。」

如此身段竟叫得比我家玲瓏的博美狗莉莉還小巧，小姐脾氣的她若知曉，必會繞廳一陣亂轉，冷不防在沙發撒泡尿，再一屁股坐上去，等人幫她洗澡，以示抗議。

大黃狗汪汪叫得起勁，在她身邊猛跳，身子舉得老高，大長尾巴像盞鞦韆般左右直搖。牠顯然十分興奮，樂得團團轉，似乎有點兒不知所措。

「狗仔除了會趕羊，最拿手的看家本領是捉老鼠。」狗拿耗子？我想像一隻可憐兮兮的小老鼠被牠沒命追趕的滑稽畫面。牠也偏頭瞪我，十分迷惑。原來狗也有如斯多變的表情。那狗思不思考？牠是否也企圖從我的神情捕捉些蛛絲馬跡？沒料到群山處處，與我相看兩不厭的竟是一隻狗！揉一揉牠的大耳，牠吠兩聲，有些莫名其妙。

迂迴的小徑竹籬遍地，或捲或舒，像放肆的野娃，竹篁裡的黃鳥叫得真響。穿過小橋，淺淺的水溝有一群顫呀顫的小蝌蚪，薺菜都老得開了白花。陽光在水裡泛鱗，路旁的非洲鳳仙和馬櫻丹開得真盡興，野性的生氣混合著清香，飄散蒸發。

她專心的走路，任性的馬尾像好動的小蛇，布鞋結實的踩在泥地上，我想起那個微雨過後的黃昏，在校園的後門。她若無其事的語調像在敘述一件與己無關的故事。

「那對夫妻像丟垃圾一樣，把我放在養父每日必經之路。如果落場大雨，或者養父一時看走眼，我就像不曾來過。」

高中時她小心掩飾得很好的身世洩露，強烈的自尊心幾乎趨使她終結如花初綻的生命，甚至連步驟過程都設計妥當。

她閒蕩了一日，最終仍然在暮色四圍中回到小屋。屋裡暖香四溢，兩個紅心地瓜胖嘟嘟的冒煙，養父笑喚她趁熱吃，一切都沒有改變。熟悉的香味和溫度令她覺得人間的美好和值得眷戀。

小徑就在寬敞的院子前打住。瓜架上儘是細細的黃花，地上蔥綠多毛的葉叢裡一個橢圓碩大的冬瓜，像襤褸的小娃娃。忽然石破天驚一怪嘆，屋簷下一隻白馬忽東忽西的踱步，十足靜不下心來的毛躁小伙子。

後院忽聞人聲。

「回來啦！有一畦地瓜日子夠了，正好等妳們回來烤。我到鎮上辦點貨，買兩瓶酒。」那是一張典型靠土地和天候過活的臉，深溝的皺紋、老人斑，就像被風吹雨打，斑剝的牆。呵呵的笑聲是大自然陶鎔出來的恢宏和開朗。

山谷的黃昏來得突然。不經意探個頭，晚霞已燒天。淡淡的水霧遊走，雲朵以天地為祭壇，把華美的生命獻給想睡的水田，和大地最忠心的脚印；讓覓食的鳥兒辨得歸巢的方向，為趕路的人作最後的導航。

蝙蝠開始出沒，囂張的從我們頭上，面前不滿一尺處呼哨而過。最後一抹色彩沉淪，天氣忽寒。山谷的溫差如此懸殊。螢火蟲提燈巡邏，竟有一隻迷糊的小傢伙在我髮梢降落。

小屋的燈火孤明。我停下脚步凝望，心中漲滿無法言喻的感動。我們無法揣測未來，也不能向神預知時光，更不知道下一刻快樂或悲傷，然而此刻有人守著一屋溫暖的燈火，等候未歸的人，這就是實在而完滿的幸福。

老人在躺椅上打盹，黃狗乖巧的倚靠其側，只對我們搖尾巴，示意勿驚擾疲累的老主人。然而他還是醒了，憨厚和靦的笑容，令我想起邊城那個老實的擺渡人。

「老囉！鋤個地，跑一趟小鎮就支持不住。」說著站起來，「餓了吧！吃些菜墊肚子，晚點烤地瓜。」

老人喝酒，邊說閒話。她有一搭沒一搭的應答，小孩般報告學校的瑣事。他興緻很好，臉膛泛紅，直要我們陪他喝一杯。這個曾經在戰場上衝鋒陷陣，流落街頭、補鞋打鐵的老人，歲月取走他豐沛的體力和青春，卻絲毫未減損樂觀開朗的童心。

「她小時候真難纏，刁得很，又愛偷喝我的酒。不過日子還是平平穩穩的打發過去了。大雨天去接她，硬是不肯，嫌我醜哇！要是換個漂亮的小伙子，怕早就把著人家的臂彎，大大方方的上路了。」她斜瞪老人一眼，嘴巴嘟得老高，直嚷：「再說再說，地瓜熟了沒你的份。」老人顧左右而言他。我仰首，一口酒溜喉，肚裡炸雷般轟然，全身熱透。

夜深天氣愈寒，她回到自己的窩，轉個身就沒了聲息。我躺下，填綠豆殼的枕頭一摩擦就吱吱喳喳，粗布的枕頭套漿得硬挺，是只有老式人家才用的傳統洗法。

老人開玩笑的神情猶在目前。生活教給他淡然和豁達的智慧，不似年輕任性的她，孤傲的外表僅是一層掩飾傷口的痂。「我很少掉淚，除非和養父鬥嘴毆氣。自知理虧卻從不認輸。他大而化之，我責怪自己又埋怨命運，要悶上好幾天。也許，認了命會好過一點，要肯低個頭，就不會活得那麼艱難。」

我真的不了解她，思緒如此複雜。倒是看透人世的老人，我羨慕他。鎮日長閒，管山管水，聽犬吠羊咩，蟲聲迴旋。如此人生，也了無遺憾吧！

「車走車道，馬行馬路，各有走法。有人愛大魚大肉，也有人喜歡青菜豆腐。這個世界要這樣才有意思。這裡清靜，好地方啊！丫頭還年輕，讓她去外頭見見世面，磨練一下。她那個脾氣，哎呀！燙！」

她二話不說，丟個滾熱的地瓜過去。老人當火球般在左右手拋來拋去，一面苦笑說：「接了燙手，扔了又怕小姐生氣。那個倒楣的傢伙娶了妳，就像接了這個燙手的東西。」她濃眉一揚，頗不以為然。

意識逐漸模糊，然而似乎方閉眼不久，便聞雞啼。睜開酸澀的眼皮，曙光在窗外喚我，雀鳥激烈舌戰，草葉泥土混著露水的清涼從窗簾竄入。

輕手輕脚下床，掬了一把黑陶缸裡的儲水，冷徹肌骨。有霧。這倚山濱水的木屋，靈秀得不食人間煙火。不遠處的春欄有羊賴床。羊欄與木屋間是菜田，細矮竹籬芭密密圍了一圈。茄子瘦伶伶、吃不飽一般，倒是辣椒俏皮潑辣，油紅發亮。都說人生如夢，轉瞬了無蹤影，這裡卻安寧得以為時間從來不曾流動。

屋簷下的黃狗抖抖身上的毛，像要把殘餘的夢屑抖掉，然後弓身，再長長的伸個懶腰，慢條斯理踱到水池啜水兩口，人似的望著林子出神。池裡兩隻巴掌大的小烏龜疊起羅漢，立在磊石上，等待未露臉的太陽。上面的那隻得意的伸出兩隻後腳，小小的頭顱高抬。

大鳥又開始吊嗓門，嘎嘎越喊越起勁。老人宏亮愉快的聲音如鐘：「這麼早啊！屋裡有早飯，丫頭醒了，讓她帶妳去後山玩。」說著騎上鐵馬，沒入濃霧中。

後山的水塘四週是半人高的雜草野樹。蓋花似雪，密密麻麻。花踪雲影重疊，水裡也開滿白花。我們在水塘邊坐著雲起，朝霞變化。伸腳探水，水草在腳趾間穿梭。不知是否有饞嘴的小魚，誤把腳趾當餌，偷偷吮吸一下？

「養父從來不罵我，我卻三天兩頭挑件小事去鬧他。也不為甚麼，就是胸口有一股悶氣憋著，怒他恰巧要在那個時間路過，又收養了我。我沒有辦法挖掉心裡不平的疙瘩。」她望著池塘，又看看我。「鬧脾氣的時候，他千方百計哄我。想想看，一個幹粗活的大男人，費盡心思逗樂一個原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小女孩，小丑似的。現在回想，覺得自己不懂事，近乎殘忍。然而，十分幸福。」

兩人相對無語。語言是最兇狠，也頂笨拙的工具。它傷人不留血跡，需要它時，又使不上力。

山色詳靜，似老人的慈顏。風和樹葉嬉戲，白雲懶臥青天。有鷹盤旋，在遼闊而空寂的蒼穹。無論牠飛得再高再遠，總有一個溫暖的巢，等待著翱翔的翅膀，在美麗的山林間。